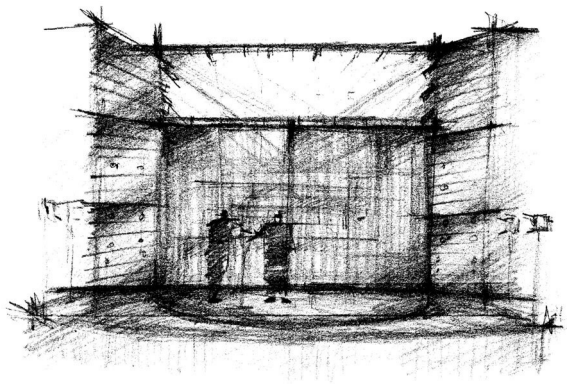


謝幕

一年多的撰寫與整理工作，常在不斷接踵與繁雜的業務中行進，有一陣子工作常需加班至晚上十點，劇場若沒演出，前廳大門是用黃銅大鎖加鏈條鎖著，要離開辦公室則需要從昏暗觀眾席走上舞臺，然後從舞臺後卸貨門走出去。有好幾次我都恍然覺得背後劇場的燈亮幕起，像是殘影般，舞臺上的老戲魂們都鮮活了起來。

我真像做了一個夢，做了一個像《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》舜天嘯說的那個夢：我站在劇場二十年前同一個舞臺定位，我一個人，就我一個人在這裡說相聲，不停地說，說了好多好多的段子……沒有觀眾，一個觀眾也沒有……就我一個在臺上說……。而那些段子就從我前面走過去……。

最後是，時間從我面前走過去了…走過去了…。



《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》在藝術館演出時之舞台設計（聶光炎提供）